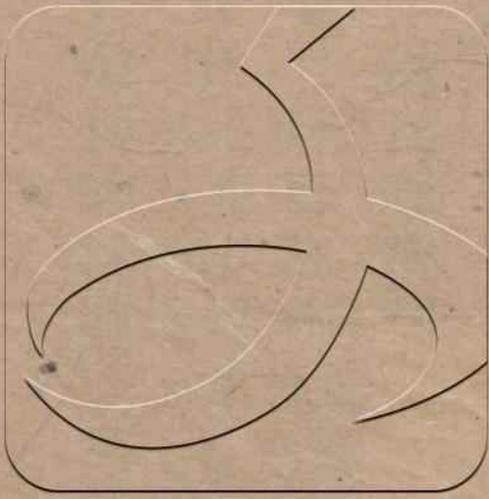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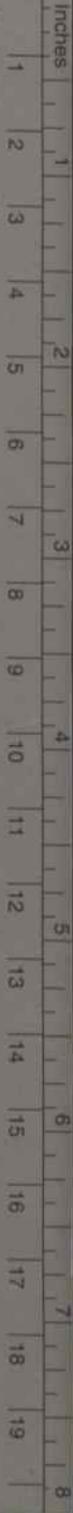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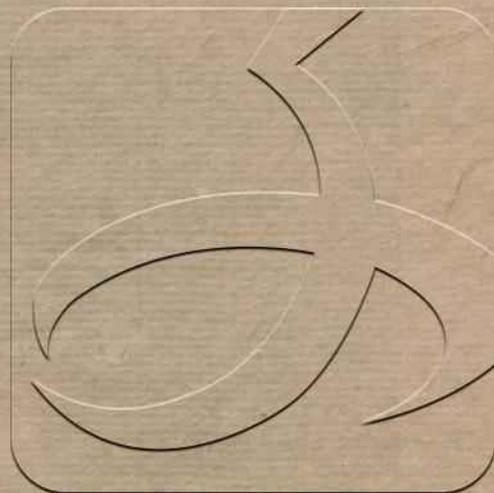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呂氏春秋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音律



制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昏

心中且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

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林眾

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

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墨陰氣應故居宇鷹乃學習

呂氏春秋卷第六 季夏紀

腐草化為蚺

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肆為將搏鷲也蚺馬蛇也蚺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

秦渠一日螢火也○月令作腐草為螢此書舊本作腐草化為螢蚺衍螢字淮南無觀注當與淮南同蓋昔人

讀此書偶旁記異同之文而因以誤入也說文天子居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為謁謁即蚺也化亦衍字

明堂右个

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

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

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物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

鼉升龜取龜

漁師掌魚官也漁讀若相語之語蛟鼉龜皆魚屬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辭辭龜可

為羹傳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龜羹

取也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也故曰升也○漁高讀牛倨切季冬云

音論語之語亦同月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令登龜此作升義同乃命虞人入材葦官材葦供國用

也○虞八月

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

犧牲

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

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

也常所當芻故聚之以養犧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也咸皆

其力以聚芻而用之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

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

祈求也○月令為民上有以字

是月也命婦官

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

良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

法章不有差忒故黑黃蒼赤之色皆美善○月令勿敢武作貨舊校云差一作遷注修其法章疑是法制

偽詐勿無也○月令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廟祀祖以為

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熊虎為旗章服也貴有長尊賤有等威故曰度○等威舊

誤作等卑今依左氏宣十二年傳文改正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

行木無或斬伐不得斬伐○無或月令作無有或亦訓

有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無

也舉大事以搖蕩於氣上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

也於時不時故曰搖蕩於氣舉動兵眾思啟封疆也大事征伐

啟封疆用左氏成八年傳文舊本無發干時之令畜聚人

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

事○干時月令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

作待無干字

天殃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

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巡行堰畝修治之功於此時或

之罰○月令神農上無命字巡作持是月也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般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

可以美土疆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潔

以成糞田疇美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

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為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

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

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

性墮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

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邱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

呂氏春秋卷六 季夏紀

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行冬令則寒氣不時
 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
 鷹隼早鷺四鄙入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鷺象冬氣殺戮四界之
 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中央土其日戊己戊己土王
 保守也○寒氣月令作風寒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
 也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
 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其蟲倮其音宮陽發散
 平九土死託祀為后土之神其蟲倮其音宮越而屬
 倮蟲倮蟲麒麟為之長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黃鐘
 土也位在中黃鐘之宮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其
 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宮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其
 數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其
 祀中霽祭先心土王中央故祀中霽霽室中之祭祭后
 也一日心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廟又
 自用其藏也

乘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故食稷
 與牛稷牛皆屬土其氣園以揜揜象土含養萬物○月令作

季夏紀

二日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生太簇太簇正

太簇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

應鐘十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月律大呂

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

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案說苑修文篇云黃鐘

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
 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

呂氏春秋卷六 音律

五百六十五引呂氏亦與說苑同皆非隔入相生之義
晉書律志引呂氏則皆與今本合知不可信御覽以改
此文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

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

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是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

○案蕤賓不當為上當在林鐘

之首考周禮大司樂大師兩章注蕤賓皆重上生即朱

子鐘律篇亦竝不誤而近人反據誤本謂蕤賓亦下生

謬之甚者晉志俗本亦誤作蕤賓下生宋志則不誤可

以正之此注當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如此方所謂律

呂相生今本疑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

亦傳寫之誤

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

○御覽月鐘作日行蓋亦

依說苑之文以改呂氏

仲冬日短至冬至日日極短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

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

日長至夏至日日極長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

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

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月令大

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

所使使役○禮記月令太簇之月陽氣始生太簇正月

十六日立春故草木繁動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而耕

日陽氣始生○此月去芒種尚遠而必亟於發土者蓋所謂勿震勿

渝脈其滿肯穀乃不殖故數勞之地苗乃易於滋長也

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戮也無或作

事以害羣生事兵戎事也故姑洗之日以害羣生姑洗之日達道通路溝瀆

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溝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喜之

氣仲呂之日無聚大眾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眾謂軍旅王役也順陽長養

無役大眾妨廢農功故戒之日無也必循行農事勸率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

長養穀木徭役聚則心攜離逆上命也故戒之日無也養俠糴賓五月壯盛俠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上安壯

養俠舊本作任上案是月陰始生於下則當云陽氣在上今改正月令是月養壯依本朝不靜草木早稿靜安

此養俠亦當是養俊之誤不寧故草木變動林鐘之日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

墮落早枯槁也

刑般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秋則行刑戮故曰陰氣將始般也。盛滿疑本是盛盈與下文皆兩句為韻

無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將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

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救飭正刑法詰誅不義以懷

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

詩文王之什。舊本文王下有一什字非孟春紀注可證趣農收聚仲秋大雨故收聚無敢

懈怠以多為務務猶無射之月疾斲有罪當法勿赦無射

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無雷獄訟以亟以故亟疾應鐘之月陰陽

不通閉而為冬應鐘十月陽伏在下修別喪紀云別

辨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疏輕重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

審民所終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疏輕重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

音律

三日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蕢山孔甲禹後十四世皋之父發之祖築之宗

田獵也。○注宗曾也謂曾祖天大風晦昏昏暝孔甲迷惑入于民室

主人方乳乳產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御覽三百六十一及

七百六十三見俱作是今據政之子是必大吉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

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

成人幕動坼橈斧斫斫其足斫斫疑衍斫遂為守門

者以其無足遂為守門之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

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為東陽禹行功善注文選

張斗子南都賦左太冲吳都賦竝見塗山之女梁仲

引作禹行水御覽一百三十五同子云水

經注淮水及江水引此竝作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禮

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

山之陽塗山在九江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候禽本

注九江舊作九迴誤今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注無

據漢書地理志改正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

字實始作為南音南方國周昭王親將征荆周昭王康王

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周昭王親將征荆之子穆王之

父荆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荆辛餘靡長且多力

左氏僖四年傳正義引荆上有蠻字案左傳正義云舊說

為王右右兵車還反涉漢梁敗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

召夫家火卷六音初

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王及蔡公扞於漢中

音曰顛隕之隕 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

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

入寡君之罪敢不其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

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哉

云振者振其 周公乃侯之子西翟實為長公

尸也注非 靡有振王之功故賞之為長公

○注功舊本作力非是今改正 殷整甲徙宅西河

紀年河實甲名整元年自置遷于 猶思故處

相即其事也舊校云河一作阿 實始

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

焉實始作為秦音 秦國之樂音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

九成之臺 殿賦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飲食必以鼓

之 視一舊校云 鳴若謚隘 碑文注引作隘

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

氏作小選古少小通用案今呂氏本皆作少選此與

蕩兵執一諸篇皆然無作小者當亦由後人改之矣

遺二弗北飛遂不反 帝天也 燕降弗於有娥氏女

商又曰有娥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 案列女傳一

引詩有娥方將立子生商亦無帝字舊本作有娥氏女

方將因上文誤 二女作歌 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

北音 北國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

呂氏春秋卷六 音初

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俗風

察其風而知其志舊校云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

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

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水煩則魚鼈不大擾渾○據此注

則正文不作水援後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鄭衛之

聲桑間之音說見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

辟詭越悖濫之音出出生也則滔蕩之氣邛慢之心

感矣感則百姦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

也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為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鄉仰方道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其治厚者其

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孫云李善注文選潘安仁笙賦引此其樂厚其樂

薄無兩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

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而大拱書敘云伊陟相

大戊亳有桑穀祥其生于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

也號為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下仲下生太甲太甲

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

由此觀之曝成陽市門無敢增損二字者明畏不韋之

執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而大

拱舊本訛作其大拱梁仲子據御覽八十三改與韓詩

外傳正同梁伯子云昏生且拱與史記言一暮大拱故
理所難信書大傳漢書五行志說苑敬慎篇論衡異虛
篇竝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當以其吏請卜
七日為是偽孔傳及家語五儀篇亦作七日

其故灼龜曰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妖而為

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

善則禍不至為善則福應之故禍無從至也於是早朝

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凶滅。舊本

御覽改外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

見眾人焉知其極極猶周文王立國八年外傳三歲

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

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

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孫疑曰字

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

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

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

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於它文王曰語畢

也外傳作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

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敕飭

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等纁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

召氏春秋卷六制樂

以賞羣臣舊校云賞一作賓無幾何疾乃止也止除文王即位八

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

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除宋景公之時熒惑

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熒惑或五星之公懼召子韋而

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宿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

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

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注

善字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案眾非

死傳曰后非眾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為君乎案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此晚出古文尚書大禹

謨文也漢時未有此故誘皆以為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

穀不熟為饑也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

我為君乎傳曰眾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

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而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

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

三舍○今昔本多作今夕今依李本作今昔昔訓夜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二賞熒惑必三徙舍必

三徙舍舊作有三徙舍說今據淮南道應訓及新序四改正舍行七星星宿星一徙

當七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

也徒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二十一歲誘無聞也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制樂

五日五帝三在之於樂盡之矣盡亂國之主未嘗知樂

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

未嘗得為賢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為大是正坐於夕室也夕

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徒正其坐也梁仲子

云晏子春秋六曰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間鼓琴師

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云云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

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

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其所謂正乃不正

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矣悲人所為如坐夕室自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

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眾正之所積其福無不

及也及至眾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

也適時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而霜

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陰陽失次舊校云四時易節

謂不得其所舊人民淫爍不固淫邪銷爍不一也禽

校云節一作位銷爍不成不草木庫小不滋滋亦長○庫

獸胎不殖銷爍不成不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言

可以為樂故君不君臣不長少

呂氏春秋卷六 明理

相般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夫妻相冒日以

相危失人之紀冒嫉危疑相嫉則相猜疑故失人道之紀乃統承

上文不專以夫妻言注非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一作苟且不知義理

亂政之化也禽獸焉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眾車

雲氣形狀如物之形也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

衡物之氣御覽入有其狀若懸旒而赤其名曰雲旒

百七十七御覽入有其狀若懸旒而赤其名曰雲旒

雲氣之象旒旒者懸旒舊本作懸釜詭有其狀若眾

案御覽作懸旒旒與旒同今定為旒字詭有其狀若眾

馬以圖其名曰滑馬五行傳為有其狀若眾植華以長

華一作華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舊本作蚩尤之

旗皆訛今據史記天宮書漢書天文志改正集解及其

師古注竝引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

日有鬪蝕有倍僑有暈珥鬪蝕兩日共鬪而相食倍僑

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僑在上內向為寇兩旁內向

為珥暈讀為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

相圍守故曰暈也倍僑亦作有不光有不及景校云

背鏑又作背誦漢志作背穴有有霄見霄夜見明有暉珥

及一有眾日竝出有書首首冥有霄見當是宵之借

其月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為薄蝕有暉珥

有偏皆有四月竝出有二月竝見竝猶有小月承大月

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

精有彗星有天棊有天機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楯

古天象火卷六明理

有賊星有鬪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猶屬
至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木也春則黃

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隳

隳隳脚也音楊子愛辭一毛之辭○案隳字音義皆可疑

或是骨幹之幹則是脊脅也與辭音正同但不當訓為

耳有菟生雉雉亦生鷓鷓一名冠爵於五有螟集其國

其音匈匈食心為螟音其國都也國有游虵西東於五

為虵妖也西東示民馬牛乃言妖也犬彘乃連連合

流遷國不安寧也也○漢孝景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曰野有人自天

降降下人市有舞鴟國有行飛舊校云馬有生角於

行傳為雄雞五足羽蟲有豕生而彌彌蹄不甲也於五

馬禍也○注舊本青雞卵多○案說文雞卵不孚也徒玩

黑上有墨字衍原道訓法言先有社遷處遷移○案史記六國表秦

知篇俱有般字有社遷處惠文君二年宋太邱社也有

豕生狗於五行傳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

降禍凶災必亟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疾自

至○其禦舊本作共衛其殘匹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

訛今從書大傳改正其殘匹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

饑無日矣饑無復有期日也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

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故子

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

呂氏春秋卷六 明理

逆也百疾變詐也既無節度大逆為變詐之疾也。案莊子徐無鬼篇頡滑有實向秀注頡滑錯亂也此頡許疑與頡滑義同注頡猶大舊本作許民多疾癘道多祿猶大訛又逆作迎亦訛今竝改也

緼旨秃偃冠萬怪皆生祿小兒被也緼褸格繩也言民見秃無髮偃偻俯者也在短仰者也怪物妄生非一類故言萬怪者也。注緼褸格繩也舊木格作裕又作拾下又衍一上字皆訛案褸格段若膺云織縷為絡其繩得通也後直諫篇注作縷格段若膺云織縷為絡其繩謂之縷梁仲子云論語禮負疏引博物志云故亂世之織縷為之又漢書宣帝紀注李奇曰縷絡也

主烏聞至樂烏安也烏一作焉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怨以悲不聞至德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七

鎮洋畢氏校木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

舊此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七字又注云夏至後日尚長至四十六日立秋

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二十五字於文不類且後文自有注不應預出立秋時亦不得云晝夜等謝以辭義俱淺陋定為俗師曰狂翼孟秋夏之七月翼南方所加今從月令刪去日狂翼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

宿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令無今併刪去又注畢

文舊又衍則立秋三字趙案淮南天文訓則屬魏其日

趙之分野舊趙庚辛金日也少暎帝嚳之子孳見也以

庚辛其帝少暎庚辛金日也少暎帝嚳之子孳見也以

庚辛其帝少暎庚辛金日也少暎帝嚳之子孳見也以

庚辛其帝少暎庚辛金日也少暎帝嚳之子孳見也以

呂氏春秋卷七 孟秋紀

方金德 其神蓐收 少暎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 其

之帝 蟲毛其音商 金氣寒裸者衣毛毛蟲之屬而虎為之長

脫毛字今從 律中夷則其數九 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

淮南注補 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

數五金第四故曰九 梁仲子云初學記引法氣衰作

力衰肅然 其味辛其臭腥 五行金味其祀門祭先肝

作彫傷 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未也 祭祀之肉用

其勝故先進肝又曰用金也 自用其藏也 涼風至白

露降 涼風坤卦之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 寒蟬得

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 四面陳

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 始用

月令淮南皆作用始此誤倒也 高注 天子居總章左个

淮南云用是時乃始行戮語尤明

總章西向堂也 西方總成萬物章 乘我路駕白駱 我路

明之也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 也白馬黑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白順

廉以深 犬金畜也廉利也象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

日大史謁之天子 夏至後四十六日立 曰某日立秋盛

德在金子天子乃齋 盛德在金子主西 立秋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九里 還乃賞軍

率武人於朝 金氣用事治兵計暴非率不整非武不 天

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儁 材過萬人曰桀千人

又脫士字今從汪本據 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征正詰誅

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

巡行也遠方天下也

命有司修法制

禁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

曰桎在手曰梏所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

以禁止人之姦邪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理獄官也決獄訟必正

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

作端平此反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素氣始行不可

不為始皇諱曰不可以贏注犯令必誅以下乃後人所妄加高氏

本以贏與盈同夏曰長贏今當秋收斂之候不可以驕

盈也淮南注贏盛也義亦相似月令鄭注云解也以肅

為嚴急故不可以舒緩與驕盈意亦未嘗不相近也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

祭祀不

忘親也命百官始收斂

收斂孟秋始內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

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滂沱故預完隄防備水潦

修宮室圻牆垣補城郭

圻讀

圻猶培也

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

封侯製土封之邑也大官謂上

公九命

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

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

使命也方金氣之收

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

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冬水王而行其

也介蟲龜屬冬玄武故介甲之蟲敗

行春令則其國乃

其穀也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為害

行春令則其國乃

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

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

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也行夏令則多

作後還誤今從江本與月令淮南皆合

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瘡疾寒熱所生○月令作則國多火災淮南作冬多火災

孟秋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兵止兵之所自來者上

矣自從上古○舊與始有民俱皆凡兵也者威也威也

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

能為也武者不能革革更而工者不能移易兵所自來者

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為火災黃帝滅之也○御覽二百七十一

一故作固下文皆作其工氏固次作難矣其工之治九

氏爭為帝而亾故曰次作難也○御覽次作欲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

用事人曰○舊本作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

其械矣蚩尤少暎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善用兵為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

非作兵也○御覽矣作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

為長長率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立置君又不足以治

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

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為長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

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亾廢興存

○昏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注本子罕語見襄廿七年左傳故古之賢王有義

呂氏春秋卷七 蕩兵

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
家無嚴親怒咎之威則小子好爭上下過立著見也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

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悟與忤悟並通用史記韓非傳大忠無所拂悟索
隱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
今本史記作拂辭誤也朱本於此書又刪去悟字經改
古書最不可訓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伐可畏故相暴

大兼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
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

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

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湯

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大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注熟食舊本熟多作熱訛唯朱本作熟此可從善用
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傳口能者養之以取禍此之謂

○案左氏成十三年傳劉子言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漢書律志五行志漢酸棗合劉熊碑皆作養

以之福孔疏顏注莫不同今本則作養之以福此注頗
與今本同凡在家引書誠不必盡符本文然此頗有後

人妄改痕迹緣高氏本作養以之福讀者不解因改為
求福而以之字移於上又於次句亦增一之字以成對
文末句此之謂也剛去也字則必刻成之後就板增兩
字而未句只有一字之空故并也字去之始整齊耳元
和陳芳林云改之福為求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
福則非定命矣斯言允哉

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

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

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

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悔略微要妙觀未萌之萌也察兵之微狂

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案

援推義當與推挽同或援之使來或推之使去有分別見即兵象矣舊按云一作挂刺所未能詳也兵也

連反有同有異而兵與矣舊按云連一作連疑誤兵也

侈鬪○猶鬪侈也謂以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

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

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

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博者不聽從也○注故古之聖

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舊

校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

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

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

君乎中主非賢君

蕩兵○一作用兵

三日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黔

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

呂氏春秋卷之六 振亂

絕若三代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

稍云天子既絕謂周已亾而秦未稱帝之時也。世主

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

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

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也注

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為之義也。注

為之義疑之字衍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將也治

或為字當作謂其民故曰將生也。且將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

也舊本作行也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

也而逸民見弔恤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

況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

保守其君而不能願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

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

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

子武故不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

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

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

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

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舊校三一

朱本從之今案在察此論也本下有此字

連下讀為是觀下文可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

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

取舍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

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誣悖之士雖辨無用

呂氏春秋卷十 振亂

矣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趙云言說雖是其所

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

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亾之道也故

曰安之反危也。言非攻伐欲以安利之而不知其

反適相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若

為天下之患為黔首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

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別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

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

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

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

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畏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為其

賞也斬讀曰所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

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注皆不得本意此所云賞

罰豈真賞之罰之也哉使無道者安全即不啻賞不善

賞之使有道者不得伸天討即不啻罰之矣賞不善

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

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者罰所當賞者是以

論其謂天下攻伐人者之皆義兵乎苟非義兵則能救

守者正春秋之所深嘉而樂予也而此非之是與聖賢

之意相遠矣下篇雖稍持平然亦偏主攻伐意多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

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為天下之民害莫深

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注當是說以言也。次說字訛

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多舊校云從一作徒羣日夜思之

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

魂單盡乾晞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上稱三

皇五帝之樂以愉其意悅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

事信明也其說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行

說語眾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畢單皆盡不行不見從則必

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之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

且殺人之鬪爭二字當壘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

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為天下之害者得滋長而止

天下之利晉獻公曰物不兩施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

而晉獻公伐麗我史蘇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

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猶違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

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

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攻

義所托可取惟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救守不可取於義當

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救守不可取五。惟義兵為可兵。

字乃衍文注亦無異前說皆當刪去。苟義攻伐亦可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

謂諸侯思啟封疆以無道攻有道。兵不義攻伐不可。可雖救之可也。極困設守亦可也。兵不義攻伐不可。

若以桀紂之兵攻。救守不可。桀紂堅守而往。使夏桀殷

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

者幸也。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

至於此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其公

時僭稱王。○案厲公實名州滿。史記作壽曼。聲同耳。梁

伯子云左傳成十年正義引應劭諱議云周穆王名滿。而晉侯州滿。若合桀紂知必國亾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

厲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上

壚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

夫差智伯為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為越王句。晉厲知必

踐所滅智伯為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死於匠麗氏。

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陳靈知必

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

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宋康

舒病之公出自其廢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宋康

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此也。宋康王名

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辟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為王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軍於溫。與齊

楚魏為敵國。以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

之。咸曰。宋復為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潛王與

禁塞

楚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溫○宋康荀子王霸篇作宋獻楊倞云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諡故不同案此注依宋世家為說四十七年年表偃立止四十三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齊楚地及敗魏軍之事詳所著史此七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記刊誤中

者不可為萬數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大壯倭為無道舊本為誤作而今改正

老幼胎贖之死者○贖與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

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以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

為京丘若山陵戰鬪殺人合土築之以為京觀故謂之京丘若山林高大也世有興

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痛也

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放恣

也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故

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正文似訛當云故世之

患在於救守而為不肖者之幸也如此方與上下文順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蓋

幸也賢者蓋疑矣疑怪其何以益幸也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

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爭

蔡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

中理然後說理必當義然後議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

呂氏春秋卷七 懷寵

蓋好理矣士民黔首蓋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民之說為士者也義理

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息滅暴虐姦詐之

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壤

則民知所庇矣庇依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

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

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膚奉而題歸之奉送以彰好惡

好其顯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

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故以信義奪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

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曰兵

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

据當與倨通朱本即作倨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營

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順承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

求索無厭期度厭足○注舊作其度厭之訛今改正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

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

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舊

校云天一作民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

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貸也○孫云不赦舊本誤作不救注救貸舊本誤作救貳今並從孫說

正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以里聽者祿之以

里里間也周禮五家為比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
 家家為州五州為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井
 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
 邑邑皆不從周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五百家為縣四縣
 為都為都然則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
 都都萬家也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
 良而尊顯之上授以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
 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盡其祿加其級祿食論其
 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救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
 金鐵也可以為田器亦當作救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
 皆布散以與人民

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曲加其祀禮

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

人於此能生死一人也生活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義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案一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

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

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所誅國之民希望義兵之至

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文

其化也○若化本多作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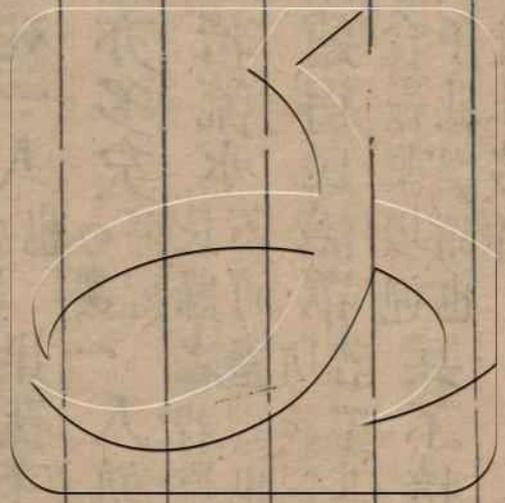
懷寵

呂氏春秋卷十 懷寵

三

呂氏春秋卷第七

總校王詒壽分枝周善溥抄



呂氏春秋卷第八

鎮洋畢氏校本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

仲秋夏之入月角東方宿韓

昏

牽牛中旦觜嚮中

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案淮南天文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

其音商

說在孟秋律中南呂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

說在孟秋○月

令作旨風至鄭注旨風疾風也孫云孟秋候鴈來玄鳥已云涼風至此何以又云涼風生應從記

歸羣鳥養羞是月侯時之鴈從北漢中來南過周雒之

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羞進其毛

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

從汪本與淮南注合鄭注月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

室也 犬其器廉以深說在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

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其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麋粥

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其老人之杖乃命

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

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衣服

赤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

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之則衾冕享先公饗

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羣

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

冠服者素積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命有司申嚴百

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無或枉撓

枉撓不當反受其殃為撓反還殃咎是月也乃命宰祝

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充人掌養祭祀

祝太祝以騂牲事神祈福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瞻

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薄厚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肥瘠察物色物毛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

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儻禦佐疾以通秋氣儻逐疫除不祥

也語曰鄉人儻朝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疾謂療也儻以止之也以通達秋氣使不雍閉○月令無禦佐疾三

字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是月也可以築城

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穿窳穿窳所以盛穀也修治困倉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

大內穀當入也圖曰困方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

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為場人場協入也蓄菜乾

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罰也○無或當從准

無或失時則下其有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

失時句亦不可去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

俯戶是月秋分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

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

近其所蟄之戶○月令作雷始收聲此殺氣浸盛陽氣

乃始二字當衍其一俯戶月令作坏戶

日衰水始涸殺氣涸日夜分則一度量一同也度尺平

權衡正鈞石齊斗甬權秤衡也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

作升角訛今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

從月令改正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

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商

也貨賄賂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便民

事四方來襍遠鄉皆至鄉皆至○襍月令作集則財物

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之○用所求得也事凡舉

事無逆天數天數天道○舉事月令必順其時其時乃

因其類因順其事類不干逆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之行

呂氏春秋卷八 仲秋紀

是令行是之令也故白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
露降三旬成萬物也 天陽亢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
生榮國乃有大恐 尚生育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
也金木相干有兵象 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
故曰民有大惶恐也 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萌
復生 生也於洪範五行為恆燠之徵○其國旱必本是其國
其國乃早上節必本是國有大恐後人以月令參校遂
記一乃字於有大恐之上寫時因誤入後來校者本欲
去上乃字而反誤去此節之乃字一勝一行冬令則風
脫其所以致誤之由尚可推求而得也 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日先 藏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

上長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 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

下幼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 亂而危也過猶取也勝

有所也 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

心矣 一於凡軍欲其眾也 眾多也以多擊寡雖拙心欲

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

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 至兵至

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重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 德君之
也○注至重似不當有至字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 捷養也○注疑未不可

呂氏春秋卷八 論威

搖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勝

敵不足以為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故曰其令疆者其敵弱其令信者

其敵誦令疆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賞不僭刑先勝之於

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凶器也

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凌舉凶器行

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無殺

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法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

日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敵人使之畏懼已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

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孫云才民御覽二百七十一又三百三十九

俱作士民而威已諭矣諭猶敵已服矣服豈必用枹鼓干戈

哉鼓以進士干楯也戈戟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

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音窈○窅窅乎冥冥疑窅字不當疊此之謂至

威之誠也誠實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

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孫云而字御覽急作緩徐遲後四字

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

久處則知所免起起走舉飛也免走處處則知所免起起走舉飛也免走處處則知所免起起走舉飛也免走

音問謂絕氣之問○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凌越雖有

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壞并氣專精○盧云案御覽二百七十一作搏精搏與

專同前卷五適音篇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注云不搏
不專一也則知呂氏書多用搏字御覽所見尚仍是古
本後人不知乃徑改爲專字余嘗考易左
傳管子史記而知搏之即專文繁不錄
心無有慮無

由豫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

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豫讓必死

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華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讓

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又況乎萬乘之國

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刃未接而欲已

得矣已得欲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

魄咸皆魄飛形性相離離違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

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

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拌析以水投水

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

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疑則得之

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勇人爲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

王壹成專諸一舉而成闔廬爲王故曰吳又況乎義兵

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

專諸議哉

論威論疑本

呂氏春秋卷八論威

三日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

厚祿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拳勇有力

材離散係系○疑系為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行陳五行五

齊周旋進退也○鋤擾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鈇利兵擾

挺杖也長鈇長矛也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也今有利通達

必決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別為是

鬪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鈇利發之

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怯卒為是戰因用惡

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

齊人皆勇捷有力也○梁仲子云陳年即吳越簡選精

春秋之陳音善射者楚人也○古年音聲相近簡選精

良兵械鈇利令能將將之能將上將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

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殷主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

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

必死六千人○孫云御覽三百二以戊子戰於郟遂禽

推移大犧築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

亦補之梁仲子云淮南主術訓築之力能推移大犧此注所本也據墨子明鬼下篇禽推哆大戲則皆人名此

推移即推哆也所染篇云夏桀樂於干辛推哆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此大犧即大戲也誘

則何嘗成禽哉湯之待桀有禮見於他書者多矣從未

有言禽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殷湯遂有夏桀既奔

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

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也

故王之王平况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

反注讀如字誤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要威也甲子之日獲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

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

子謂殺紂也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

故立為天子武王為天所子語極明白而注故迂曲齊桓公良車三百乘

教卒萬人以為兵首首始也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上

也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鄆郭鄆郭在長安西南北至合支合支

在遼中山亾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奴西邢而亾之邢

國今在趙襄國也狄殺衛懿公於熒澤故曰滅也○梁仲子云齊桓因狄伐邢遂遷之狄未嘗亾邢也邢為衛

滅見左傳傳廿五年中山為白狄別種戎邢者為赤狄誘不之駁何也桓公更立邢于夷

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人兵

車五乘七十五人也○以技訓兩銳卒千人先以接敵

未知何出五乘下當疊一乘字在車曰士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埠東衛之畝反覆覆鄭城埠

而取之使衛耕者皆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衡雍踐

東畝以遂晉兵也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

前陳趾足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郢都東征至于

庫廬國名也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

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

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也此四者

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也專獨也此

勝之一策也策謀術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敵

孤獨則上下虛舊校云一作乘民解落解散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非亂內作非誦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

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決斷

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若鷲

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感秋霜之節奮擊也搏攫則殪殪死也中木則碎此

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

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當知之也勇

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

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

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商湯也桀紂以亾巧拙

之所以相過也過絕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眾與不

能鬪眾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軍大

卒多而不能鬪眾不若其寡也夫眾之為福也大其為

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

為實溺則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厮與白徒

死故害大厮役與眾幸也者審

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白衣之徒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羈牽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

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

勝則不可窮矣窮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

能勝不能所以夫兵貴不可勝孫云御覽二百二十

勝故曰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五作夫兵不貴勝而貴

不可勝此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

脫四字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

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

搏搏隱則勝闡布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

離矣上必搏與此搏字舊本皆作搏蓋因下文搏字

而誤案搏之義為專壹正與分離相反故今定作

搏字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

蔽此所以成勝若狐之搏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

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注軍戎舊本

呂氏春秋卷八 決勝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

救之義也大仁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

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也

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四馬車兩

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兩繆公自往求之舊

馬在邊為驂詩曰兩驂如無是也曹子建求自試表所引補

本脫此句孫據李善注文經曹子建求自試表所引補

梁仲子云韓詩外傳十作求三日而得之淮南汜論訓

作追而及之說苑復恩篇亦有自往見楚人方將食之

求之句皆於語義為合此文脫無疑九又八百九十六其作

於岐山之陽外傳繆公歎曰選注御覽四百七十

笑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文也於是徧飲

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

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

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

已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孫云御覽作其甲之扞

文繫傳手却扞字亦引之此文疑已為後人竄改并注

亦刪去盧云案扞者配噴也語不可曉疑或是扞音顛

引說文殆後人所益又脫去說字耳楚人之嘗食馬肉

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

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此詩之

呂氏春秋卷八 愛士

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君賤

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饒之

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胡何也○舊本行德

刪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行德二字舊民親其上則

皆樂為其君死矣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趙簡子有

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

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

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王者也

也安于簡子家臣愠怒即就簡子曰

期吾君驟請即刑焉也謂就胥渠而刑之也

夫般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般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

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覽四御

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

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

死是不得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

退武之善經也則刃無與接接交故敵得生於我則我

故以走為利

呂氏春秋卷八 愛士

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

敵負故我得殺敵也能殺敵故已得生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此兵

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

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一作慎窮

愛士○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卷第八

總校王詒壽分校周善溥校章乃錫校

呂氏春秋卷第九

鎮洋畢氏校本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月房東方宿昏虛

中且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其日庚辛

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陽律也竹

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孟秋候鷹來賓爵入大水為蛤是月候時

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羸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雖也賓爵

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
大木海也傳曰爵人于海為蛤此之謂也○月合鄭注

以鴻鴈來賓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

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頭室也乘戎

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

深說在孟秋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

故務以會天地之藏會合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

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籍田千畝其財收穀也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

於倉受粢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邪也○案繫為穀之異文尚書大傳山海

經論衡齊民要術皆有此字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日或從木誤今從篇海從禾

寒露後十五日則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

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眾故命

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鼠塞向墜戶上丁入學習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吹是月上旬牙日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

月令作命樂正入學習吹此說三字注是月也大饗帝

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毛以告全故告備于天子也○此注似

有說脫案周禮大宰職論祭天禮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則非先一日殺也詩信

純血以告殺此注告全即告純也舊本誤作告合今改

正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攢五攢為鄙五鄙為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案周禮遂人攢作鄩舊本五鄙說作四

鄙今改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

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

也由此言之月令為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職貢多少

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盧云案若以十

月為來歲而於九月始受朔日則僅就百縣言為可若

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據此即為秦制吾未之信

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如祀天廟祀祖取其事而

制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獲馬謂刀劔矛

也○獲馬月令作班馬改舊本獲下有一作蒐三字乃

戟矢也獲擇也為將田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

也○獲馬月令作班馬改舊本獲下有一作蒐三字乃

校者之辭此無政字避始皇諱而月命僕及七駟咸駕

令不諱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命僕及七駟咸駕

載旂旒僕於周禮為田僕掌御田輅七駟於周禮當為

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駟之官也田僕掌

佐馬之政令獲者植旂舊本作令獵者揚旂誤今改正輿受車

令獲者植旂舊本作令獵者揚旂誤今改正輿受車

以級整設于屏外輿也眾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

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司徒摺扑北嚮以誓之

也○月令無輿字又受作授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

摺插也扑所以教也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

插置帶閒誓告其眾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

命主祠祭

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是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

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節解斧入山林故伐木作炭注伐木舊作伐

訛螫蟲咸俯在穴皆墜其戶咸皆俯伏藏於穴墜塞其戶也墜讀如斤斧之斤也

古書往往互用乃趣獄刑無留罪陰氣殺膠故刑獄不當者決之故曰無

罪也收祿秩之不當者其養之不宐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

不宐者謂若屈到嗜芟會督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所養無勳於國其先人無賢所不宐養故

收斂之也注未舊作所宐養故收斂者也脫不字者當作之今補正是月也天子乃以

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先進於廟孝敬親也季秋行夏令則其

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勦室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大

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于故民勦室行冬鼻不通也勦讀曰仇怨之仇。勦室月令作勦噫

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

使邊境之人不寧也則土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地見侵削為鄰國所分裂

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木千金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師旅必興月令作師興不居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聖人之名也注名字舊本作功

訛今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農神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是也故上世多有之

也蚩尤夷所桀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有滅亡故曰未之曾有也○注夷所蓋夷羿

也未知高氏有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

有不說說其仁與義也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

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天

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無所收○梁仲子云論衡感虛

言五年亦非誤李善注文選應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也桑林桑山之林求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

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穀於是熟其髮鄜其

手李善注引此亦作鄜音鄜後精通篇刃若新鄜研

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竟作磨字恐是磨字之誤從邑

本無義戰國燕策故鼎反乎磨室磨室猶楚辭招魂之

所謂砥室王逸注砥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誘之注非

取此義乎而音又同故余以磨字為是孫侍御主辯命

論注作磨與刃若新磨較合但不讀鄜耳蜀以身為犧

志邵正傳注引作擣其于論衡又作麗其手用祈福於上帝民乃

牲蜀志注引作自以為犧牲文用祈福於上帝民乃

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神化人事之傳也達通

傳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

悔慢之文王正順諸上貢必適祭祀必敬貢職也紂喜命

為民請炮烙之刑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

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烙功今本亦盡改作炮烙矣

此注云作銅烙乃顯是銅烙之誤格是度格亦作皮閣

小司馬索隱於史記駁本紀引鄒誕生云一音閣又楊

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鄭康成注周禮

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據列女傳云

膏銅柱則與康成所言要亦不夫相遠耳

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

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

也恥辱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戰以報吳欲身

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舊本甘厚二字倒今據李善

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乙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聽鐘鼓不欲聞三年苦身勞

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欲得其有

甘脛不足分弗敢食不敢獨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投膠

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異衣禁襲重色禁二

二青黃也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

公羊傳曰大潰者大病也○案公羊莊二十年經齊大

災傳曰大災者何大瘡也大潰者何病也瘡亦作潰鄭

注曲禮引之此似所見本異高注貴公篇亦引公

羊大潰者何大潰也又不同或晉字後人所妄改

困窮

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瞻猶足也於是屬諸大夫而

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求衷善○今吳越

呂氏春秋卷九

順民

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

頸交臂而償償償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

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外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

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

帚而臣事之服帶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爭決孤雖知

要領不屬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

將出焉將出必死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

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

臣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故能滅吳立霸功

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

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

武勇多力不可伐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

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昔鴟子鴟子齊相鴟子曰已死矣以

為生民所說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

民心所繫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日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

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

抱待鼓鼓待抱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

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御覽八百九十六

待作行也作乎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

○案國策作靖郭君齊貌辨古今人表作昆辨昆或是

昆并見戰國策今劑貌辨之為人也多訾。國策作疵

當各依本意可也病也鮑彪注疵門人弗說靜郭君門士尉以証靜郭君

証諫○証舊作證注同案說文証訓諫證訓告不同此當作証今改正靜郭君弗聽士尉

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私諫靜郭君使聽

靜郭君大怒曰剡而類剡滅而揆吾家苟可以儼劑貌

辨者吾無辭為也儼足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

也旦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

宣王交接也大不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留無幾何

薛留於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

也甚甚猶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

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

怒以待之懷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

也劑貌辨荅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王方

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顛涿視若

是者倍反顛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

順字注訓顛涿為不仁之人不知何據國策作過顛豕

視劉辰翁曰過顛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

謂下邪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稱衛姬所生

子更立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靜郭君

泣而曰舊校云泣一作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

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言靜郭君

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靜郭君曰受薛

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

其謂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

不冒聽辨此為一也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

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

不知客冒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劑貌辨荅曰敬

諾順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

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靜

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為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許

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能自知

人故非之弗為阻阻止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

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國策作外生樂患趨難者也孫云觀注似此

亦本與國策同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

同其卒必困富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

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歸走水非惡山而欲

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

人皆以之也以用也故子路擒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釋

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

也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荅曰弗知

也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語退而習之三年又請習

也也又復請問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

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關尹子曰可矣守

而勿失守求諸己不求諸人故曰知之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

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己則存求諸己則存聖人不

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

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反還也以爲非使人

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為是

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欺之而信柳下季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證之為岑鼎

柳下季荅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新序節士篇

作君之欲以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亦有國於此言已有此信以為

也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

以真岑鼎往也韓非說林下岑鼎作讒鼎又屬之樂正子春若是兩事則各是一鼎名各不

同否則傳者互異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新序作可謂守信

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語云非信不立柳下季有信

故能存魯君之國齊潛王亾居於衛亾出奔晝日步足謂公玉丹

曰我已亾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亾者果何故哉我當

已不自知為何故而亾果亦竟也竟為何等故亾哉

案史記孝武本紀索隱云風俗通齊潛王臣有公玉丹音語錄反又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今讀

公玉與決錄音同盧云案丹與丹字形相近實一人賈誼書所載號君事略與此同公玉丹荅曰臣以王為已

知之矣王故尙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亾也者以賢也天

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

王之所以亾也潛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

亦不知其所以也潛王不自知其所為亾之故愚惑此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

公玉丹之所以過也過謂不忠也潛王愚或阿順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

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其

弟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己代為之後也○案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為太子諸咎所殺見紀年與此略相合前

貴生篇有王子搜疑一人注其弟二字舊缺案文義增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

不說大非上非猶咎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

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

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也愚既愚也其惑固亦

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也○正文亦不知下李本有其字注首疑有脫誤

審己

五曰人或謂菟絲無根菟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

菴是屬連也淮南記曰下有菴苓上有菟絲一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上○案注所引與今詩異

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樹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

相近而靡或射之也○案淮南記論訓相戲以刃者太祖射其肘音讀聿注擠也聖

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

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違坐也其精誠能通

洞於民使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

安坐也故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

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

令其志意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

或往來也

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

德也者萬民之

宰也

宰主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

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

月晦則蚌蛤虛羣

陰虧虛蚌蛤肉隨月

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

形見也羣

陰蚌蛤也隨月

聖人行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

四表荒裔

盛衰虛實也

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

乎光也

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真光也○光乃兕之或體善誤作先校者欲改為虎非也日本山井鼎

毛詩考文云兕

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

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

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

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鄴研

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間擊磬者而悲

鍾姓也子通稱

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

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荅曰

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

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

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而身固公

家之財也是故悲也

○新序四載此微不同云昨日為舍市而賂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

公家之有也孫

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

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

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
 亾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
 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御覽五百七十曰何故而
 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兩分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謝同氣
 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
 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歡
 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而應乎心兩
 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卷第十

鎮洋畢氏校本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日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月尾東方宿昏危

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詩皆中於南方其日

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

陽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

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注高陽氏舊本作湯氏訛

今改正又循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其蟲介其音羽也羽水也位在北方律中應鐘其數六應鐘陰

漫與曼鬻音義同皮漫胡謂律中應鐘其數六律也竹

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其

日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

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之若有若無者為朽也其祀行祭先

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内故祀之也祭祀之内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

則訓作祀井案淮南時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日始

也始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

交氣也是月陰天子居之堂左个左个西頭室也乘左

輅駕鐵驪左輅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載左旂衣服黑衣服左玉左黑

色食黍與彘屬水也其器宏以命宏大矣深象冬閉藏也是月也以

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是月也謁

告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

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六里之郊還乃

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

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日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

凶○月令作命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

太史釁龜策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

無敢彊匿者○月令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揜蔽古本始猶先也

月令是下有月也二字末是月也天子始裘裘濫服優

尊者故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

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
金正蓐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
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
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舊本大割下
有牲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刪饗月令
作臘舊本先祖作禱祖亦據月令及本注改正天子乃
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角猶試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
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師長也賦稅也無或敢侵削眾庶兆
民削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為天子取怨于下稅敏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
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者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發泄
○發泄月令作上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

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
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
範五行豫恆煥若之徵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秋金氣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日不時小兵
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恆寒若之徵
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
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
謂也○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此不以物害生不以物害死兩句皆有物字此二者聖人
之所獨決也知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也愛心不能忘也。續志注慈也。作若以下文觀之慈字是。孝子之重其親也重慈親之愛其子

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言

不忍棄之溝壑葬也百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

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揚玉孫儼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

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

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譬之若

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柱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

矣得薄葬之情也。舊按云避一作備下同善棺槨所以避蠖蟻蛇蟲也今

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侈

靡者以為榮榮譽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事而

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

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怠懈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民之於利也犯流

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

矢蹈白刃涉血塗肝以求之蓋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

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間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恥其

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况

於亂盧云疑此下當有世字蓋言聖人在上治平之

誰為禁世猶有貪利而冒禁者况於四海鼎沸之日其又國彌大彌猶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

之體如魚鱗也施施王於死者夫玩好貨寶鍾鼎壺盥以沐置水漿於

冷也。梁仲子云壺盥劉本作壺盥注同案集韻通胡

晉切周禮春始治鑑或從水亦作鑿鑿故左傳襄九年

正義引周禮作鑿鑿云案墨子節葬篇云又必多為屋

幕鼎鼓几挺壺盥戈劍羽毛齒革寢而埋之凡兩見蓋

亦器名注似朋說慎勢篇作壺盥譽馬衣被戈劍不可

云功名著乎盤孟銘篆著乎壺盥

勝其數其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從送也以送死

人題湊之室室榭藏也題湊複案。案漢書霍光傳便

系棺外故曰黃腸木棺椁數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

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案積炭姦人間之傳以

非但禦溼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相告告語也。傳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

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

呂氏春秋卷十 節喪

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

喪載之以大輅大輅車也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

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僂蓋也僂棺飭也畫

黼黻之狀如扇案禮記檀弓下云制紼衾設僂僂為使人勿惡也注云

同可借用此飭字義皆是飾引縛者左右萬人以行

之送葬皆執紼也禮以軍制立之然後可法以此觀世觀

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於死不可也苟便於

死則雖貧國勞民舊校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

為也

節喪

三日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藂生曰林也

續志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藪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

賓階阼階也若為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

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穎川人相視曰瞬也一日瞬者謂人臥始

覺也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久

之續志注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

慮謀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

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其珠玉

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也相發 扣之必大富世世

乘車食肉謂扣墓富而得爵祿故人必相與笑之以為

大惑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闕庭以自表此何異

彼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也無不亾之國者是無不

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亾矣宋中山亾

矣趙魏韓皆亾矣其皆故國矣續志注作趙韓自此

以上者亾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者字續志無是故大

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世作猶君之

不令民令善續志注句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

鄉里之所釜融者而逐之以釜融食之人皆欲討逐之

顧亭林引作融注云鬲同今從憚耕稼采薪之勞不冒

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冒居官循治人而祈美衣侈食

之樂所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是乎聚羣多之徒

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過奪又視名臣大墓葬之厚者

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有人自關中來者為言姦人掘

外為屋以居人即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

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噫孰知今人

之巧古已先有為之者小人之求日夜不休必得所利

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

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炭

蓋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

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蓋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此之謂也堯葬於穀林通

樹之通林以爲樹也傳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

向云葬濟陰上隴山續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堯所居其說皆非羅莘路史注以墨子云

堯葬瑩山之陰王充云葬冀州山海經云葬狄山或云葬崇山皆妄之甚舜葬於紀市不變

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

南已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已案路史注云紀卽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

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九夫之梁伯子云因學紀

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閻伯詩云海州蒼梧山卽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是

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非惡其勞也

惡猶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

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

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舊校云一作阪院則同

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

之眾多厚葬之知所以愛故宋未亾而東冢相東冢文

之者寡言能儉葬者少也齊未亾而莊公冢相莊公名購

以葬厚 冢見發 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亾乎

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

危之其此之謂乎 使見發掘之謂○續志注作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

不可以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厚葬矣 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兵搏虎曰此言不知鄰類也

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

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

不知鄰類也 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

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方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

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 非猶罪也 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

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

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 故反以相非以下似魯季

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

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 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孔

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收斂者也孔

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 上曰以寶玉收警之猶暴骸中

原也 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

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徑庭歷級非禮也雖

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 然以救過也 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

也 級 從下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
 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蔣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
 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為字
 此無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後漢書郭丹傳注引
 人閒訓皆作寢邱無之字而名甚惡
 史記滑稽傳正義引此同惡謂丘名也○史
 有垢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此見荆人畏鬼而
 淮南注此注自謂寢邱名惡非有缺文越人信禩
 越人信禩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禩
 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

○後漢書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

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
 以異乎俗也眾人利利孫叔敖病利五員亾荆急求之

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

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此何
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案高氏注淮南地形
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
輝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
舉猶謀也俗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
主不肖凡君

東南嚮而唾欲令之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

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刺小船方

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肖

告丈人不肖解其劍以予丈人○舊校云子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

也願獻之丈人也獻上丈人不肖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

者爵執圭祿萬檐○檐與詹古通用今作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

猶不取也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檐萬石

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舊校云猶一作尚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

偽言也○舊校云何一作易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五員過於

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

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

以為為矣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人無以為矣

○案注當云乃大有為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為也

故曰而無以為為也脫兩為字而無以為之名不可

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

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

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

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

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

子兒子小兒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

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

精微妙也
與麤疏也

異寶

五日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

原原本故國廣巨兵彊富舊校云
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

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凶湯武用

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其祝曰從天

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噶盡

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舊校云收
一作放孫云

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揚子雲羽
獵賦引此收竝作拔舊校當是一作拔置其一面更教

祝曰昔蛛螫作網罟今之人學紆紆緩賈誼書諫誠
篇蛛螫作網今之人

循緒舊本螫作螫誤紆疑
與紆通注訓為緩非是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

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

及禽獸矣漢南漢
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善注
東京賦作三十國人

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

國非徒網鳥也徒猶
但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

以聞於文王之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

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

主也也與邪古通用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

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

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

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

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

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代步而

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

持杖代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

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

問其妻子尊卑之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

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

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

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

之得飴飴亦以養疾侍老也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

取捷也跖盜跖企足莊躑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

訓梃下惠見飴日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日可以梃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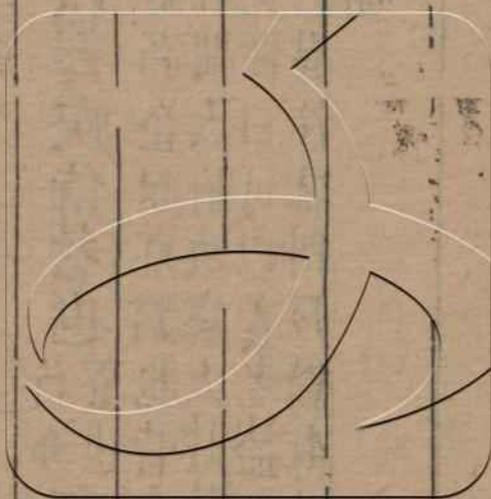
物同而用之異注特門戶籥也此云梃即也黏也使

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 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 章乃錫校 吳承志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鎮洋畢氏校本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此

南天文訓斗屬越

昏東壁中且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

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王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

羽說狂

律中黃鐘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聚於

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

益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水益壯地始坼凍裂也

鵙鳴不鳴虎始

交鷓鴣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鷓鴣月令吉本作曷且今本作鷓且淮天子居之堂太廟太廟中乘室也乘玄輅駕鐵驪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宏以弇說在命

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有司

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主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

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且泄且泄古本月台同

亦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篇亦作陽氣且泄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

死民疾以喪也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

暢月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闔謹房室必重閉

官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

審門闔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門闔蔡

月令說作門闔云闔尹者內宮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

中之門曰闔闔尹之職也闔望門非闔尹所主知當作

闔見月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尊卑一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

者也化熟故謂之酋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

授酒材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與蘖必得其

時則酒善也注酋醞米麴及故謂之酋兩酋字舊本

皆作酒訛又麴與蘖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秫與

稻則此亦當相配且與下注數六物相合也湛饔必潔

又舊本曼得其時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

水泉必香湛漬也饔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泉善則

瀝釜未詳陸德明音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仲冬紀

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稊稻麴蘗水火也

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故

祈祀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

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取疏食田獵

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故教導之也其有侵奪

者罪之不赦必罰也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

五十五故曰日短陰陽爭諸生蕩故曰爭也諸螿伏當

至在牽牛一度也案鄭注月令云蕩謂物動將萌牙也君子齋戒處必弇弇深遠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身欲

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色五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

陰陽乃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處必弇以

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揜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

更誤矣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

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湧

動皆應微陽氣也○鄭注月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竹木凋初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

○案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

堅濡調此注調意正同又物與朝刃忍古皆通用有

取柔韌者此則取其堅韌也汪本乃改作調均非是

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

闕門闕也於周禮為象魏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

炎上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行秋令發泄故雷動聲也○氣霧月令作氣霧此疑訛

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

事以干水故瓜瓠不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滅竭民成有大兵來伐之也

多疾癘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為敗食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滅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

疾癘也○月令滅作咸古通用左傳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或作滅又不為未滅王肅注家語云左傳作咸梁

仲子云羣經音辨咸有胡斬切一音消也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傳上滅五下登王章昭說作咸又疾癘月令作

癘

仲冬紀

二日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之春秋傳

日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不令人主無不惡暴劫

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

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成人時灌之則惡之灌之

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

者也精猶甚甚於自荆莊哀王獵於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

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此楚莊王也不當有哀字說苑立節篇潘宮舊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

楚莊王是穆王子也或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兕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

隨兒說苑 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其上 謂之暴誅

作科維 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

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 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 為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

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 為代王殺隨 兒故死也 荆興師戰於兩棠

大勝晉 兩棠地名也荆 剋 晉負故曰大勝 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

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

於車下 於王車下奪王隨兒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 舊本清賞於下脫吏曰人之有功也於八字

又軍旅下衍曰字 今據御覽刪補 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

之名觸死亾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

身而持千歲之壽也 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 奪隨兒是代君王受死亾之殃使

君王得千 君王得千 歲之壽也 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兒者不出三月 故

古書也比三月必 死故曰不出也 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 驚懼王壽 之不長故

與王爭隨兒 與王爭隨兒 而奪王也 故伏其罪而死 罪殃 王令人發平府而視

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平府府名也賞之 賞子培之弟也 申公子培

其忠也可謂穆行矣 穆美 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

不知不為沮 勸進沮 止也 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 齊王湣 王也宣

王之子瘠病瘠也 瘠病瘠也 梁仲子云論衡道虛篇作齊王病 瘠瘠蓋即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瘠首也盧云案瘠首

常病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消渴之消同 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又引作病瘠 使人之宋迎

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猶也

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

非怒王怒讀如強弩之弩○日抄引作弩激之弩則疾不可治○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

治作活與下交摯非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

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

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

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期也三不如齊王固已怒

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

言故下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

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除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

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

三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

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亂主殺之故曰難也文摯非不知活王

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

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此事姑妄聽之而已

至忠

三日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大

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回也雖名為諸

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為樂生

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焉故日無為樂生也○注欲字疑衍若此入也有勢則必不

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污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

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致辭違殺身出生以徇

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徇也○注衛也疑從也之說見下注國有士若此則可謂

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

者當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

○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而得之矣又患在於人主不

能知之所謂以眾人遇之也注殊失本意有與又同智讀曰知墨子書皆如是吳王欲殺王子

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方

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

能乎惡安也吾嘗以大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

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騎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

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

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

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左氏哀廿年

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予之所見

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

子慶忌居有聞謂王子慶忌曰矣之無道也愈甚請與

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

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摔之投之於江

浮則又取而投之孫云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如此

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

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

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

便事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

義

此文訛案吳越春秋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

夫摔而浮乎江三入三

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

特猶直也

臣已為辱矣夫

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矣王不能止果伏劍而

死

果終也

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

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

不忌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國之

貴富也

衛懿公有臣曰弭演有所於使

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音子

之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

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

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

使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遂潰而去翟人

至及懿公於榮澤

左傳韓詩外傳七
竝作榮澤當從之

殺之盡食其肉

獨舍其肝引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嗚盡哀而止曰

臣請為禩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

禩表也納
公之肝於

其腹中故曰臣
請為禩者也

桓公聞之曰衛之亾也以爲無道也今

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引演可謂忠

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

出去也去生就
死以徇從其君

非徒徇其君也

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

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

者也

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矣干將利
刃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

也者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

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有道乎

跖大盜之人
徒其弟子

跖曰奚嘗其有道也

夫妄意關內

關閉也

中藏聖也

以外知內此幾於聖也○
案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

當復有中藏字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
疑後人以淮南之文旁注關內下後遂誤入正文

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無有

無有成
大盜者

備說非六王五伯

備具也
說道也

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以為堯有不慈

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

之名不以天下與子丹朱而反

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舜遂禹有淫涵之意

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

之故曰有湯武有放殺之事

淫涵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

事五伯有暴亂之謀

之人皆諱之惑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之謂也

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

敲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敲其頭辨如此不

若無辨也○敲舊本作穀注音穀作音穀又一本作音

穀竝訛段云說文敲擊頭也口卓切錢詹事云敲不成

字當為穀之譌說文敲从上擊下也孫氏說同盧案廣

韻敲敲竝苦角切是其音正同也今俱改正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

謁告也上君也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

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

不誅者乎

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荆王聞之乃不誅也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

呂氏春秋卷十一 富務

詩云

娶妻

禹甘旨

酒而飲

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

殷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

以大小

世皆譽

賢而人諱其

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

故死而操金權以

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也賜爵曰姑求肉乎一人曰予肉

也我肉也尙胡革求肉而為也革更於是具染而已染或

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

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注迂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

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

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尙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

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

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置立用法

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

○注法當以法句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

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

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古今前後

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莫喜數

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

篇作甕饒新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

序一作甕蘇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穀安之也曠得不危也焉案曠猶久也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竟謫為五大夫也申侯

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所謂從而不得

也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不以吾身遠

而不穀喪焉也注疾疹左傳作疾疾

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

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

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

將來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申侯伯如鄭阿鄭

母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

君之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

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

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

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

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

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

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

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

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為太公望使為太師文
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大岳之首
○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
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尚文王至磻谿之水尚釣
于虛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
名答曰望釣得王璜云云蓋本尚書緯帝命驗之文梁

長見

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廿二年傳姜周公旦封於魯周
太嶽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公
旦文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
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

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

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
武不行威武不行故

也削物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

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
故能霸也

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魯公以削至於觀存

成子恆般簡公適二十四世也自魯公伯禽至頃公歸為楚
也觀裁三十四世而田考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善
用兵故能治西河之

外謂北邊也武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岸門邑

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止車而望西河觀表

篇止車而下有休字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

釋天下若釋躡釋棄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

之曰子不識識知也○掘與枚同君知我而使我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

也不復久也魏失西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

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開西河畢入秦

秦日益大畢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

惠王往問之

惠王武侯之子。座舊作痊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

作座與史記商古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舊本作公叔之疾

引皆作公叔之病甚矣今據改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

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

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為不能聽○為御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

令他國得用之也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

故曰勿使出境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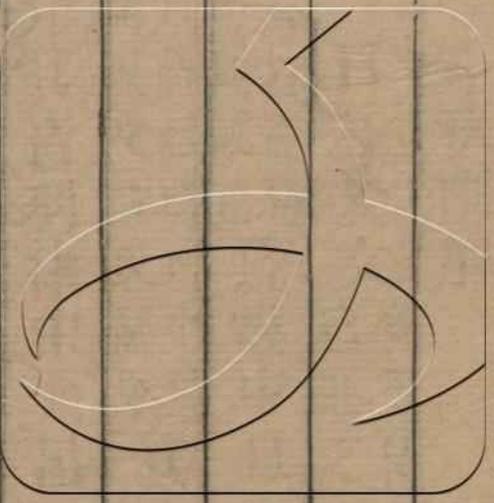
視公叔疾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

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

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

不悖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長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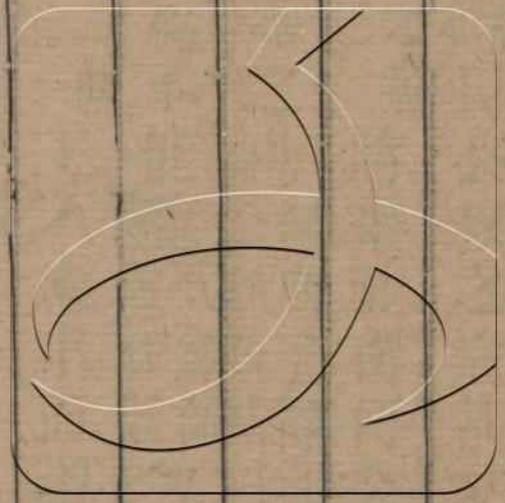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德裕校

呂氏春秋卷十一 長見

卷十一



音為制
白味氣制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鎮洋畢氏校本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也。此書發舊並從務昏婁中且氏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且時皆中於其

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氏屬宋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

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

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

功故曰大呂也。性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
衍今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鵠
刪去

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雉雉雛乳

詩云雉之朝雛向求其雌乳卵也天子居之

堂右个个東頓室也乘之駱駕鐵驪載之旂衣黑衣

服玄玉食黍與菽其器宏以奔命有司大儺

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

掌蒙熊皮黃金四日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

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亦於征鳥厲疾乃畢

於東門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

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

日神地日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

月令無行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

將捕魚故命其長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

也天子自行觀之盛也復或作復凍重索也月令作水澤腹堅舊本於

此下又有一變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蓋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令告民

出五種出之於苑命司農計耦耕事許會也耦合也

字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

詩以逆暑仲秋夜逆寒亦如之乃命四監收秭薪柴以

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

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
 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
 之薪燎也○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
 郊也下文寢廟始注云祖廟則此處正文亦必本與月
 令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
 故曰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為紀月終紀光盡而復
 生日朔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
 故曰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
 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
 入宿更見于南方是月遇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
 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數將幾終歲將更始三月為
 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專於農
 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
 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於農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

夫其飭國典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列也
 多公字共字乃次其列位國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諸侯異
 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國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天
 之大小賦斂其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
 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稷田乃命同姓之
 官之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棄也享祀也乃命同姓之
 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令宰歷
 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
 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入法以御
 鄭注云歷猶次也此注以宰歷連文凡在天下九州之
 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
 民者無不咸獻其力咸皆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是

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

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

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四鄰月令作四鄰行春令則

胎天多傷國多因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

天傷國多逆氣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

之由故命曰逆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

季冬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臨患忘

利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

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

天子不能得臣也莫不能屈許由周不大者定天下其

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

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

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賢

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仕之故齊有北郭騷

者結采以拊蒲葦織龍屨履今據尊師篇定作龍屨

以養其母猶不足也猶尚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

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

也當義能死
故不苟免
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

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
○次分字衍說苑復恩篇無
辭金

而受粟有閒
晏子見疑於齊君
有閒無幾閒也
出奔過北郭騷

之門而辭
辭者別也
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也
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
奔走也
北郭子曰夫

子勉之矣
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豈不宐哉亦

不知士甚矣
晏子行也
行去也
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

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
○嘗舊本作當訛今從說苑改正焉彼作者

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
伉今晏子見疑吾將以

身死白之
日明也
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

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

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

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

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

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

郊
駟傳車也郊境也○駟各本多作驛李本作駟案文

從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

也曰嬰之亾豈不宐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

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
故曰嬰之亾豈不立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舊本正文嬰之亾上有
晏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亾

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
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
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舊校云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

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

能以貧賤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

力能霸德不能王也 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入介子推不冒受賞自

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丞佐

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趙衰狐偃賈他趙雙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

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爲詩而懸於公門

之事說苑復恩篇以爲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說尚可
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節士篇所載各不同
梁仲子云橋死疑是橋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文公聞之曰諱此必介子推

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

百萬○舊本登誤從艸又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舊本登二字亦與高

注不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
 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噀日
 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
 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
 張衡傳作旌晉注云一作爰精目并引列子亦作精目又新序節士篇作族目訛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
 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
 旌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
 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為食

於路有人戢其履曹曹而來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
 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
 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曹曹而來禮記檀弓下作
 質貿鄭人之下韃也韃邑名也義則未聞○吳志伊字
 然來子云說支婚籀文作韃略相似古音附錄以革旁作者
 云古昏字未詳盧云韓哀疾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
 此昏疑即漢志陳留郡之東昏縣正鄭地鄭人下昏或
 即說韓滅鄭一事觀下云韓荆趙更可見鄭人之即韓
 矣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成王之盜郢都○梁伯
 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躄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
 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
 躄為盜於境內以為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為楚成王時
 則又在莊王前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躄為莊王苗裔在楚
 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史遼防三馬氏通考南蠻二辨其
 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為定獨因學紀聞考史據韓

非漢書以將軍莊躑與盜名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信
 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
 夜郎因雷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躑華陽國志南中志云
 楚威王遣將軍莊躑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
 路得反遂雷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舉郢
 韓非言為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躑起楚分為三四皆與
 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死與躑並言案秦殺唐
 昧昧即蔑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躑當威懷時亦可見
 此注或本作威因形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
 近而誤成未可知也括軍於長平坑
 其四十 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
 萬眾 卒眾庶皆多壯矣○盧云壯傷也因相舉以相殺脆弱者拜請
 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
 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

謀豈不遠哉

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舊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堅與赤性之有也○各本多脫也

今案不見所為注豈脫漏歟字唯朱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舊本有豪士之

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倍百人為豪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舊校云豪士一作人

國在遼西殷諸侯國也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

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

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

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

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

微子開於其頭之下其頭水名○案其頭即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

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宐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

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

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謫異乎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而不祈福也時四時所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

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壞

壤壤亦傷也宋邦又本作壤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

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遠疾也上謀而行貨阻且而係威也貨行

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係保持○阻且係亦當訓恃割牲而盟

以為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宣揚武王威殷之夢

以喜眾民○案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亡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

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闕化為松相械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

之大命于皇天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舉也

上帝此其事也紹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

不為苟狂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

也漫汗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

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有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汗於武

注忠疑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

當作重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

誠廉

五日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

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

以義為人殺身故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不知

日如此其重也乃令之為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

已死也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孫讓公孫宏○避是矣

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孫讓故為之報

孟嘗君知公孫宏故世之人士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

為之不受折於秦也賀舉國皆賀國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殷

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子也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桀夏矣天下之王帝皋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

王文丁之孫帝乙之子也注文丁舊本作太丁訛今

據竹書紀年改正 孔墨布衣之士也 孔子墨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

不能與之爭士也 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

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 來猶致也 必自知之然

後可 可者可致也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感也子

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

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 告語也范故事也

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

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

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

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 句 是國士畜我也 ○是舊本多作

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 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

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為念 於猶厚也 又況於中人

乎孟嘗君為從 關東曰從 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

西觀秦王意者秦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

從以難之 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 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 晚後 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 往公孫宏敬

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

孫宏 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或作恥恥辱也觀公孫宏云何也 公孫宏見昭王

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

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

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

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

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為人君

不得意則不屑為人臣舊本慙上脫不字又屑訛作

人主不得志不肖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

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策作能致其如

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

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宏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

○七人策作十人注殊贅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

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明論公孫宏敬諾公孫

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策作大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

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侮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

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涪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

循其情性也君難誇人短舌不能言為君難也○案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辰之法推之

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為辛酉
而此猶云涖灘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
周禮馮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
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人卻謂之丁丑
矣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文信侯

呂不韋封洛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

日陽號文信侯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

圓在上大矩在下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

古之清世清平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

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

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

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

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其
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智不

公則福日衰災日隆盛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

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日倪而西望之也倪與

眊同李本作兒注跌與跌同周禮大司徒日東則景夕

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日跌

漢書天文志作日跌謝云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

亦不當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冝進青葬為

葬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葬曰去長者吾

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選注無青葬曰少而與子友子

且為大事○選注作子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

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

為可適可得乃退而自殺青葬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

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葬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舊云一作廉孝廉孝二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總校 詒壽分校 許德裕 陳 謨 校



